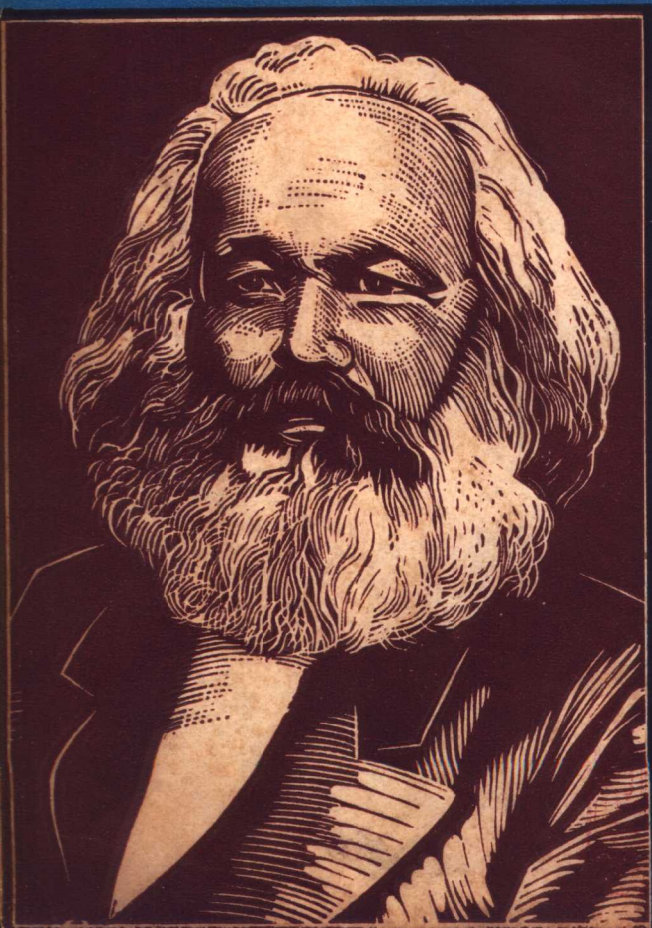


453
12.10

馬克思主義的 經濟危機論

劉思慕等譯

世界知識社出版



二十二之書叢識知界世

論機危濟經的義主思克馬

著等茲尼特溫·J·英

譯等慕思劉

版出社識知界世海上

月五年〇五九一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危機論

世界知識叢書之廿二

一九五〇年五月
一九五〇年九月

初版
再版

原著者 英·J·溫特尼茲等

譯者 劉 思 慕 等

出版者 世界知識社

上海(〇)延安東路一七二號
北京(〇)東堂子胡同四七號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基本定價每冊二元六角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S. (2)5601—10000

目 錄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危機論.....J·溫特尼茲.....一

斯大林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危機.....A·什森爾格.....二五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危機論

英·J·溫特尼茲

學院派的經濟理論已經有了「經濟危機的自覺」(Crisis Conscious)這是一種新的現象，實爲一九二九——三二年的世界經濟恐慌的驚心動魄底經驗之賜。自亞當·斯密、李嘉圖的時代以至今日，盛行於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間的意見，認爲「自由企業」制度是自行調節的，自動地調劑供求，而經濟危機只是例外的擾亂，像洪水和地震那樣。對於經濟危機的解釋不是經濟學家們的事，他們沾沾自喜地證明了像「一般生產過剩那樣的事情是不能够有的。當黑克斯(Hicks)教授評論凱恩斯(Keynes)著作的「就業的一般理論」(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時，他的話很恰當地把這種態度加以綜括。他寫道：「普通的(靜態的)經濟理論向我們解釋在『正常』狀態下的經濟制度的作用。但是，繁榮和不景是正常狀態的偏差，因而須由某種變亂的原因尋求解釋。」(註一)

現在，這種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和諧的天真的信念，在實務的工商業者 and 資本主義經濟理論家的心中都給粉碎了這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徵候。一般人都抱着美國繁榮遲早會完結的恐

(註一)見經濟月刊(The Economic Journal)一九三六年六月號三三九頁。

懼，其普遍之處，正如一九二九年期間人們深信美國繁榮永遠存在那樣。雖然繁榮與不景的週期交替，是伴着產業資本主義誕生而來的事，但在最近二十年間商業循環的理論之產生還比前一世紀為多。

可是，這許許多多的資產階級理論沒有一個能够解釋，為甚麼一旦存在着資本主義生產的情況，週期的危機就必然發生。這些經濟學家仍然相信，貨幣或信用制度的調節，國家的干涉，工資「彈性」的增加，或藉着課稅之助的收入分配之較為平均，就可以使危機避免掉，使經濟的波動挫頓下來，商業循環的不規則性也磨平了。一句話，他們相信只須實施一些改進資本主義制度作用而不觸及它的基礎——生產手段的私有制——的改良，就可以獲得上述的效果。保證充分就業的各種建議，就是基於這種信念，即是現行的經濟制度根本上沒有錯誤。

對於資本主義辯護者說來，經濟危機是一種可怕的矛盾，所需要的倒不是把它加以說明，而是設詞把它蒙混過去。但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這種制度的革命的批判者——看來，經濟危機正是他們的基本思想最明顯的最突出的經驗性的證明。它證明了資本主義的不可調協的日益尖銳的內部矛盾，它日益不能把在這個制度下發展起來的龐大生產力用在生產方面。在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創始者的著作中，我們看到有許多地方涉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理論解釋以及這種週期的危機的革命涵義。

馬克思曾於一八五九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Introduction to a Critique of Poli-

tical Economy) 一書中描出他要寫的資本主義經濟大著的輪廓來，不幸，他却不能完成這一著作。因此，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我們找不到經濟危機理論的精細和有系統的闡釋。但是，我們可以說，這種理論的要素已經見於「資本論」和考茨基在馬氏逝世後所出版的「剩餘價值學說史」(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註11)

但是，這一個複雜的問題的各方面，馬克思是在散見於他的著作各地方加以論列，他的見解由馬克思主義者作種種不同的解釋，把各個環節貫串起來，是不容易的事。

馬克思的分析有兩個基本見解：

✓(一)資本主義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潛在的基本矛盾的一種表現；所謂矛盾就是生產的社會性，佔有的私人性，因而一方面發生生產無限的急劇的增加傾向，他方面消費有限制。

✓(二)在利潤率低落的趨勢中所包含的內部矛盾，在經濟危機中表現出來。

這兩個見解是彼此密切相關連的，它們不是兩個非此則彼的理論，必須我們選擇一個，它們是一個明確的經濟理論的兩方面。(註12)

(註1)這四卷批判性的經濟思想史對於每一個認真研究經濟的人是有無量的價值的。第二卷第二篇有很長的一章論「資本的積累與危機」。我獲悉羅倫斯和維斯赫特(Lawrence and Wishart)書局正編譯一個節譯英文本。

(註2)美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士維茲(Paul M. Sweezy)在他的有趣的著作「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一書中甚至把危機分為兩種，一是與利潤率的低落有關，一是源於消費不足(該書一四五頁)。

經濟危機的理論，如要使人滿意，必須解釋商業循環，繁榮與不景的週期的迭代，必須同時解釋兩項事實，一個事實是：各個生產部門間，供給與需求間一時間獲得相對的平衡，相當的配稱；另一個事實是，這個平衡不能維持下去，突然和猛烈打破了。因此，單消費不足或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本身都不能當作是危機的說明。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推崇淺薄的，過度簡單化的消費不足論。（註四）

馬克思指出，「通常在危機到來之前準有一個工資一般地增高的時期」，而這個工人階級「相對好景」之發生常常只是「將來的危機」之先驅者。恩格斯強調指出，人民大眾的消費不足——這即是，他們的消費限於僅足生存——是在資本主義出現以前數千年就存在，但生產過剩的新現象只到了資本主義時期才出現。消費不足是資本主義的長年痼疾，而危機則是週期地發生的。

即使在現代生產和資本高度集中的獨佔資本主義系統中，仍有萬萬千個獨立的生產單位，每一個單位都為一個廣大的市場的不能預測的不時之需而生產，每一個單位依靠數以百萬計的其他私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決定，而指導每一個單位生產的指針只是賺取最大利潤的慾求。如果我們計及這些事實，這種悖謬不合理的制度之勢須坍台，是不怎樣可異的。奇怪的母寧是，它還能在若干時日中盡若干作用。整個生產過程——正常地是擴大的生產過程——之能繼續進行，一定要

（註四）參閱「資本論」第二卷四七五頁及「反杜林論」第三篇論社會主義第三章三一四頁。

資本主義生產者的大多數在市場中找到充分的主顧，以他們認為合理的利潤出賣他們的產品，同時也找到生產手段（機器、原料和勞動）並以能够使他們再生產資本的價格獲得，俾繼續在擴大的規模上繼續生產。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得出一個表示社會生產兩大部門——即生產手段的生產與消費手段的生產——間的量的關係的公式，要使資本累積的擴大再生產成爲可能，必須取得這種量的比較。

商品一天按照着這個比例生產和交換下去，生產便一天能够在擴大的規模上繼續進行。這一個方程式事實上表徵這一類型的無數的量的比較。

這些比例在一個無計劃的市場經濟中怎樣能够建立起來和保持下去呢？那就是靠所謂價格的機構，「供求的法則」。當供求與社會上必需的比例發生偏差時，生產過多的商品就會跌價，生產過少的商品就會漲價，擴充過度的生產部門就會獲得低於平均率的利潤，而擴充不足的部門就會獲得高過平均率的利潤，因而資本從第一類部門流入第二類部門，直至平衡恢復爲止。這樣子，經過若干時日（到若干程度），伴隨着不斷的偏差和波動，供求的相對的平衡能够維持下去。局部的生產過剩危機——與某些商品的生產不足平行的某些商品的生產過剩——因而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經常的現象。

但是，經濟學家如果認爲他們可以用這種不均衡來說明過期的恐慌，他們就錯了。（註五）

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只說明危機的可能性，而並沒有說明它們的必然性。如果我們把勞動生產力的急劇增加一事實自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上動態的性質抽出，那就容易設計一個擴大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模型，在這種模型中，平衡一旦建立之後，依照資本利生產增加之率，增加工人階級和資本家的消費，就可以把平衡保持下去。

資本主義與一切過去的生產制度不同的地方，就是勞動生產力之不斷急劇增加。這由資本的有機構成的不斷地增高，「活的勞動」日益把更大量的「死的勞動」轉動的事實反映出來。（註六）

資本主義顯露出「睡在社會勞動的懷裏」（如共產黨宣言所說的那樣）——的龐大的生產力。因為，發展勞動生產力到空前的大規模的，並不是資本家階級的聰明智慧。獲致生產力這些奇蹟的，是社會勞動的高度的統合，分工的發展，萬千工人集合和組織在一個生產過程之中，以及科學之應用於生產技術之中。

資本累積的本身就包含有生產力的不斷增高的意味。它使到技術改良大規模地應用成爲可

（註五）一度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考茨基鄭重地斷言，只須資本家研究和應用馬克思的再生產方案，一切危機都可避免（見「資本論」德文普及本第二卷的序言）。改良主義者（本斯坦恩 Bernstein，希爾費丁 Hilferding 等）幻想獨佔的發展會導致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而不患危機，也是基於同樣的謬誤。

（註六）這是指由人力運轉體現勞動的機器，不與資本對總資本的比例是在增大着。

能；即使沒有技術的革命，生產集中的本身也增加生產力，因為在效率較高的企業中，在總額中生產得較多。

生產這種社會性使生產量的增加遠比生產所使用的工人數目之增加為快。這種社會性與私人的佔有制相衝突。依據這一制度，生產手段的私有者攬有了整個生產品，對於私有者，最高率利潤的獲得是生產的唯一動機。為達到這個目的，資本家就須壓低工資和同時限制他自己的消費，俾能留下大量的資本供積累。這兩種傾向都包含有社會消費力的限制。結果，發生了矛盾，而表現於一般生產過剩——危機的主要現象——上頭。（註七）

所謂正統派經濟學家既拒絕承認一般生產過剩的可能性，永遠不能說明危機的原則，甚至連「雖不中也不遠矣」也做不到。他們接受賽伊（Th. Say）首次宣佈而為李嘉圖所採用的定理，即是，需求的總和時常等於供給的總和，生產所創造的所得等於所生產的價值。

根據這個學說，價格是由工資、利潤和地租所構成。因此，所得的總和必然等於所生產的價值的總和。

這個似是而非的論點忘記了，第一、商品的價值只在售出以後才成為所得，工資照例須先支付，利潤所得只當產品以有利的價格賣出時才實現；第二、所得與需求不是同一物，因為以商品

（註七）參閱恩格斯「空想的與科學的社會主義」；「馬克思選集」第一卷一七五頁；「資本論」第三卷二八六—七頁。

交換了貨幣的資本家並不被強迫須以他的貨幣交換貨物。「賽伊的法則」假定生產的商品就是售出的商品，這是等於假定未決的問題作爲論據，因爲它沒有計及作爲流通媒介，僅爲不同的使用價值交換之助的貨幣，與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間體現價值的貨幣之間的根本分別。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間，剩餘價值的取得，資本的積累，因而更多的貨幣的佔有，是那些支配生產的人們唯一的目的。

馬克思解釋商品在交換上同時作爲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雙重性怎樣包含有危機的可能性在內。商品是有用的和需要來滿足人類慾望一事實，不就保證它們可以售出，以及其價格是相當於它們的價值及獲得剩餘價值，從資本主義生產者的觀點看來，只有獲得剩餘價值，生產才值得去做。

當商品的價值方面另在貨幣身上得到體現——貨幣是所謂一般性商品，本身是沒有使用價值的，同樣的矛盾重現出來，並顯露出危機的可能性。以貨幣爲媒介的商品交換，不是物物交換。它由兩項分開的行動構成。如果一件商品的全部變形過程中的兩個補足的形態之間相隔的時間太長，如果賣與買的分割太厲害，則它們間的緊密的聯繫，它們的一體性，便發揮出來，而產生一個危機。(註八)

商業循環的理論必須解釋如下兩個事實，即是，爲甚麼生產仍能夠有一個時期繼續擴充，不曾因爲不斷增加的生產力與有限的消費能力之間伏下的恒久性的矛盾而無法擴充，又爲甚麼這種矛盾終於呈現爲一個暴烈的危機。對這些彼此相關的問題的答覆，一方面在於固定資本再生產的

條件，他方面在於利潤率低落趨勢所包含的矛盾。

古典派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李嘉圖認為利潤率低落的長期趨勢是由經驗證明的事實，這即是說，利率由十六世紀中葉的百分之十繼續跌落至十八世紀末的百分之三——五，就可證明。(註九)

馬克思的學說以資本的有機構成的增高把利潤率低落的趨勢和勞動生產力的增加聯繫起來。如果我們使用通常用的符號，以 r 來表示資本的有機構成 $C-v$ (譯者按 C 即代表不變資本， v 代表可變資本)，以 S' 表示剩餘價值率(年率) $S-v$ (譯者按， S 代表剩餘價值)，並以 p 表示利潤率，則我們得到如下的方程式：

$$p = \frac{S}{C+v} = \frac{S'}{r+1}$$

隨着技術的進步，資本的有機構成增高，這意味着每個工人所用的機器和所消耗的原料也增

(註八)參閱「資本論」第一卷八十七頁，馬克思在「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二卷第二篇二七四頁，對於賽伊的教條作詳盡的論辯，而把它批駁得體無完膚。霍布遜(J. A. Hobson)對賽伊法則的批判(參閱「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二八八頁)，在撰作時顯然還不知道馬克思的深刻的分析。凱恩斯(J. M. Keynes)有點知道馬克思不接受供求相等的教條，但他對於馬克思經濟學說之茫然無所知，由他輕蔑地提及「馬克思，格塞爾(Silvio Gesell)或道格拉斯(Major Douglas)的下流社會」(見「就業的一般理論」第三十二頁)就表露出來。

(註九)見「原富」第一卷第九章。

多，如果榨取率 S' 保持不變，利潤率必然降落。但是，如果 S' 的增加比 $\frac{1}{p}$ 為慢， p 也會降落。一般說來， S' 的增大是資本主義的正常現象，這一個力量可以抵消 p 的降落趨勢，甚至可以一時間把牠扭轉過來。（註十）

其他的主要的相抵消的傾向，就是不變資本的低抑。在資本較高的技術構成（即是每一個工人所用的機器和原料之量增大），減少了這些商品中 C 所構成的價值，有機構成的增高便以同一的程度受抑制了。

討論到利潤率降低趨勢的法則的內在矛盾時，馬克思說：「這些不同的影響發揮出來，有時在空間較為靠近，有時在時間上較為啣接。矛盾的因素之衝突在危機中週期地發洩出來。」（註十一）

利潤率低落的長期趨勢是很重要的，它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矛盾不斷尖銳化的原因之一。可

（註十）魯賓遜夫人（J. Robinson）看見馬克思在 S' 為不變的假定之下，證明 p 之低落趨勢，同時「資本論」第一卷的論點含有 S' 隨着勞動生產力的增大而增大的趨勢，覺得馬克思前後極不一貫，而感到迷惑不解（見「馬克思經濟學論」第四二頁）。這些相抵消的趨勢之衝突，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十四—十五章中有明白的論列。但是，辯證法既是魯賓遜夫人「未發見的土地」，她不了解這不是「前後不一貫」，而是現實的矛盾在馬克思理論中的反映。摩茲考夫斯卡女士（N. Moszkowska）在她所著的「馬克思主義體系」（一九二九年柏林出版）試圖證明如 S' 不變， p 便降落，如 p 不變， S' 便昇高，這也是把馬克思的見解作錯誤的解釋。

（註十一）見「資本論」第三卷第十五章二九二頁。

是，爲着瞭解商業循環，我們必須分析在循環期間的利潤率的運動。爲着這個目的，我們必須撇開價格等於價值的假定（馬克思在作長期的分析時所擬的假定）。市場價格與價值經常地發生偏差是循環運動的一個要素。

在恢復和繁榮的階段，一般價格水平和利潤率上昇，到危機中，它們突然和猛然的跌落，蕭條堅持下去，直至價格和利潤率開始再上昇爲止。

利潤率的循環運動，從某一意義來說，是商業循環背後的原動力。因爲資本家看到利潤的前途光明時便擴充生產，看見利潤前途惡化時便停止擴充甚至收縮。

有些主觀主義派的經濟學家，鄭重地拿「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的更番迭代的錯誤」來「解釋」商業循環。但是，即是判斷有些「錯誤」——即是說，在繁榮的末期，對於利潤前途作過高的估計，這些錯誤也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若干時期，有豐厚以至日益增加的利潤，證明「樂觀」爲無誤，而後來，或遲或早，不管資本家自己的感覺怎樣，趨勢倒轉過來，利潤率多少有點突然地開始低落了。（註十二）

在表面上看來，這像是與馬克思的分析相抵觸。因爲循環的上昇階段恰當投資、資本積累、生產集中、技術改良都在增進，資本有機構成在增高，因而利潤率低落的趨勢在發展的時候。但是，在這裏，我們必須記住，只當市場價格跌落，相當於價值的一般削減時，利潤率的低落才成爲事實。

如果由於技術進步的緣故，生產費減少，而製成品的價格保持穩定，甚至增高，那麼，利潤率顯然的將會升高，而不是低落。這正是在循環上昇階段正常地發生的情況。

這樣，恰當商品的價值在低落中的時候，價格趨昇。這並不是勞動價值論中論理上的矛盾，而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真實的矛盾。

一天求過於供，價格便一天超過價值。在蕭條的末期，存貨減少，生產的裝置停頓，必需的替換器材還沒有補充，利率率低，反映出豐盛的資本供應正尋求着有利的投資機會。可是，為滿足這種虛應的需求的可能性，因生產能力在危機和蕭條中被削減而受了限制。在工業設備實行重新裝置和擴充以前，消費財的供應大為增加是不會開始的。

這是生產財工業恢復的基礎。投資財（譯者按：即生產財）工業的工人僱傭的增加，增大了工人的所得，因而消費財的需求再度擴大。這就是在循環的上昇階段一個齒輪推動另一個的情

（註十二）凱恩斯在他的「論商業循環」（一就業的一般理論「第廿二章」中，也極力強調心理的因素。「當幻滅向過度樂觀和購買過度的市場變來的時候，它以突然甚至災禍之勢低落下來」（三一六頁）。他所謂「資本的限界效率」，雖然是照例以曖昧和混淆的話來詮釋，但略等於預期的利潤率。關於循環中的恢復階段，他寫道：「要恢復資本的限界效率是不容易的，因為它是由商業界的不能控制和不馴的心理所決定」（三一七頁）。但他至少暗示那些決定「商業界」變化的心情的一些客觀的事實：「幻滅到來了，因為對於預期的收穫的可靠性突然發生懷疑，也許（！）因為現時的收穫已顯出低落的徵象。」

况。

固定資本的再生產，集中在循環的上升階段。在危機和蕭條階段，差不多沒有淨投資，即是生產設備的替換也減到最少。馬克思強調固定資本再生產這種中斷與商業循環的關聯道：

「誠然，資本投下的期間隨時隨地不同。但是，危機常是大量新投資的出發點，因此，從社會的觀點看來，危機也多少構成了下一個循環的新物質基礎。」（註十三）

要了解爲甚麼擴充的行程一旦發動便是重疊累積的，那是不難。淨投資量與消費財需求增加之間不能證明有不變的關係，如「倍增論」(theory of the multiplier) 所暗示者（註十四），兩個主要部門（譯者按：指生產財與消費財部門）中之一個的生產增加，刺戟另一個部門的生產，却無可疑。問題却在於爲甚麼這個行程不能無限地繼續下去，爲甚麼繁榮必須終止。

那麼，問題是：爲甚麼利潤率不能保持不跌？利潤率依存於與生產費比較的價格的一般水平。在循環的上升階段，價格和生產費都趨於增高。價格一天還沒有被生產過剩所壓低，利潤率一天還趨昇，因爲資本有機構成的增高爲剩餘價值的增加抵補而有餘。

資本家實施各種技術的改良，只因爲它們增加利潤率。它們減少了商品每一單位的生產費，

（註十三）見「資本論」第二卷第二一一頁。

（註十四）凱恩斯學派企圖用「倍增論」作爲循環理論的一個因素而發生了自相矛盾，赫伯勒（G. Haberler）在他所著的「業榮與蕭條」一書（第三版，第十三章）中已予以充分揭露。